

# 宗教旅遊研究新進展及其對澳門旅遊的啟示

李 毓

(廣東技術師範大學, 廣州)

**摘 要:**本研究基於中西比較視角探討宗教旅遊研究的伊始、新發展與趨勢。在跨學科對話中,宗教旅遊研究將神聖與世俗、物質和精神、全球和地方相勾連,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突破學科瓶頸和學科邊界,運用新方法、研究新議題。西方相對成熟的理論、研究方法的引入對我國宗教旅遊研究的快速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國內結合社會情境的本土化研究嘗試也對國外研究有所啟迪。由此形成優勢互補、中西對話的發展趨勢,但是在本土化概念研究方面仍相對薄弱,有待為世界宗教旅遊研究發展貢獻中國經驗和理論。最後,研究擬從多元性、流動性、具身性、物質性和情感層面為澳門宗教旅遊發展提供實踐參考。

**關鍵詞:** 宗教旅遊; 本土化; 情感; 物質性; 澳門旅遊

**中圖分類號:** F590

##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us Tourism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ao Tourism**

LI Yu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

作者簡介:李 毓,廣東技術師範大學民族學院副教授。

基金專案:本研究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旅遊發展對民族社區‘生活宗教’空間實踐的影響與作用機制研究”(編號:41801133);廣東技術師範大學人才引進啟動專案“非遺旅遊背景下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機制研究”(編號:2021SDKYB085)資助。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eginning, new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us tourism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i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religious tourism research links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s well as apply new methods and research new issues, thereby breaking disciplinary bottlenecks and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in a new social context. The introduction of relatively mature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Wes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domestic research attempts to integrate social contexts in China have also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foreign research. Despite the potential trend of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research on the domestic concept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and has yet to contribut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religious tourism research. Finally, the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ourism in Macao from such aspects as plurality, mobility, embodiment, materiality and emotion.

**Key words:** religious tourism; localization; emotion; materiality; Macao tourism

## 引 言

從人類文明前的蒙昧時代到科學文化高度發展的今天,宗教一直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和普遍的現象。宗教旅遊的類型豐富,根據旅遊動機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旅遊,如穆斯林朝聖、印度教徒到恆河沐浴等;二是非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觀光旅遊,如遊客到寺廟、聖地、聖山的觀光旅遊等(陳榮富等,2001)。正如特納(1978)所言,“旅遊者的一半是朝聖者,朝聖者的一半是旅遊者。”從概念上看,旅遊中沒有宗教,宗教中也沒有旅遊,但是兩者卻在現實中緊密交織(Stausberg,2011)。

中國宗教旅遊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與國內現代旅遊業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逐漸在國家的宗教制度變革中重新獲得了合法性地位,宗教建築開始得到修復,宗教活動開始復甦。大眾

旅遊的蓬勃發展促使中國的宗教跨越現代性之網,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形式:一是大眾文化旅遊的興起促使資本、權力、市場等現代性元素迅速充斥宗教文化空間,將宗教發展與地方經濟發展相勾連,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二是中國宗教發展往往呈現出個人化和世俗化的趨勢,宗教以不同的形式嵌入人們的日常和旅遊生活中,起到規訓道德倫理、調適社會價值觀和促進身心健康的作用。與此同時,在宗教旅遊開發過程中所引發的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媚俗化、過度世俗化及異化問題屢見不鮮(高科,2014)。因此,如何在適應市場需求和追求文化真實性的基礎上,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資源,成為旅遊界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這對於促進宗教文化傳承保護、宗教旅遊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相比發源於殖民和後殖民主義語境下而進行主客二元關係探討的西方研究,中國

宗教旅遊研究因旅遊業的高速發展而迅速崛起。近年來,中外學者從民俗學、人類學、旅遊學等跨學科領域共同推動了宗教旅遊研究的發展和轉向。人類學家自覺進入“旅遊的田野”,以儀式為媒介探討旅遊和宗教的相互關係;在對民俗事項的歷時性考察中,國內民俗學者將“朝山”和“朝聖”作為分析單元,與西方朝聖和旅遊的經典理論展開對話;與此同時,旅遊學者也從禪修、精神旅遊等層面,拓展了宗教旅遊的研究外延和邊界,在宗教旅遊研究中起到相當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意味著宗教旅遊的本土研究離不開對作為一種神聖世俗交織的宗教實踐以及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旅遊的雙重關注。宗教旅遊促進了我們對宗教和旅遊現象交疊的關係性理解,對於理解宗教與現代旅遊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這些關係背後的後果和互動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和 web of science 中的國內外核心期刊為文獻基礎,基於“宗教旅遊”“宗教和旅遊”“朝聖旅遊”“宗教旅遊者”和“Religious Tourism”“Religion and Tourism”“Religious Tourist”等中英文關鍵字進行搜索,篩選出近 20 年與本研究主題

相關的文獻 140 篇,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對核心主題進行抽取和分析,從中西對比視角梳理宗教旅遊研究進展,並聯繫實際提出未來澳門宗教旅遊發展的有關思考,為制定區域發展政策與實現宗教旅遊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 1 中國宗教旅遊研究的發展脈絡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宗教旅遊的研究話題主要包括宗教旅遊資源開發和評價、宗教旅遊的內涵、宗教與旅遊的關係、宗教旅遊可持續發展、宗教生態旅遊等方面(高科,2010)。近十餘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制度改革、民生保障、科技進步和國際對話等方面都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宗教生活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多元景象,旅遊業在消費轉型中日新月異,宗教旅遊研究主題更加多樣化、豐富化,湧現出許多新視角、新成果和新方法(孫九霞等,2022),在研究內容、理論進展、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在研究數量上尚顯不足(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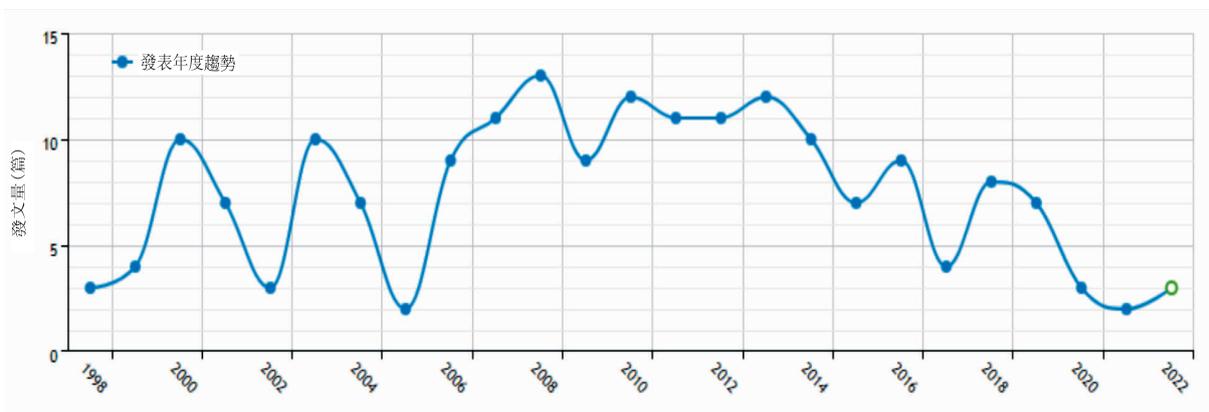


圖 1 1998-2022 年宗教旅遊研究總體趨勢

### 1.1 核心概念界定：宗教旅遊的概念和關係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國內宗教旅遊研究進入起步期，以 1986 年陳傳康和徐君亮發表的《陸豐縣的海濱資源開發層次結構》一文為代表，第一次提到開發宗教作為旅遊資源的可能性（陳傳康等，1986）。保繼剛等（1996）最早對宗教旅遊下定義，認為宗教旅遊是一個客源市場穩定、吸引遊客人數眾多和重遊率高的一種旅遊模式。從旅遊動機上看，目前關於宗教旅遊概念的界定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宗教旅遊是宗教信仰者基於宗教目的而進行的旅遊活動。其二，宗教旅遊是非宗教信徒圍繞宗教旅遊資源開展的旅遊活動。其三，宗教旅遊應包括非朝拜目的的觀光、遊憩行為。總體看，對宗教旅遊概念的界定，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普遍性觀點認為宗教旅遊既包括宗教信仰者以宗教為動機的旅遊活動，也包括一般旅遊者圍繞宗教旅遊資源進行的旅遊活動（羅贊敏等，2018）。

在對宗教和旅遊關係的理解上，國內研究往往從功能、效用角度來解析兩者的關係。多數學者認為宗教與旅遊表現為一種雙向互動關係：一方面，宗教文化不僅可以作為一種旅遊資源，獲取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且對旅遊者的出遊動機、旅遊景點的營建具有重要的影響（王緯等，2012）；另一方面，旅遊業的發展也可以提高宗教聖地和宗教文化的知名度，有利於宗教文化的傳承、傳播、交流、保護和發展（許曉光，1999）。

### 1.2 傳統話題的延續：宗教旅遊資源開發、評價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在宗教旅遊資源開發和評價方面，目前，對宗教旅遊開發研究集中於對宗教旅遊現象的剖析、原因分析和對今後旅遊開發的建議與對策上。在空間思想影響下，已有研究從地理學視角分析了宗教文化資源空間分佈形成的原因及其地理分異格局（李湘豫，2012）；也有學者基於符號學理論視角分析精神旅遊資源的價值和空間地域特徵，構建三維活化框架，且根據空間分異規律提出針對性的開發策略（唐柳，2019）。在此基礎上，少數研究從空間分佈模式、差異性、密度等方面對宗教場所旅遊資源空間格局特徵進行分析，並探討了其分佈與海拔、坡度、交通、水系等影響因素的關係（朱利濤，2018）。在旅遊資源評價方面，呈現出定量化趨勢，通常以宗教文化資源作為實證研究物件，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並運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對宗教文化旅遊資源進行定量分析和綜合評價（武兵兵，2017）。整體上看，研究從對宗教旅遊資源開發、宗教旅遊產品設計、宗教旅遊評價的描述性分析轉向宗教旅遊資源評價與空間分佈、旅遊資源的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在宗教旅遊的可持續發展方面，宗教旅遊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往往也存在管理混亂、文化同質化、商品化、各方利益衝突等矛盾問題，這嚴重影響了宗教旅遊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經典話題的研究，前期成果主要從社會學、經濟學的場域理論和賦權理論出發，對宗教旅遊中的管理體制和利益分

配機制展開討論(明世法,2008)。目前的研究更為深入,涉及文化資本化、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與認知權力、文化商品化等概念視角。如從社會學、人類學視角,一些學者以馬克斯·韋伯的現代性等為理論基礎,從宗教存在邏輯與資本邏輯間張力角度,分析旅遊語境下的宗教文化資本化現象(餘汝藝等,2014);從人類學的商品化視角,對民族宗教旅遊開發中的商品化問題進行探討(張曉萍等,2019);從經濟學視角,部分學者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界定主要利益相關者及其利益主體訴求的描述性統計基礎上,剖析利益訴求及相互間的矛盾衝突,並據此提出利益協調機制(陳焯等,2015);也有學者採用混合研究方法,通過構建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和認知權力評價指標,對權力-利益關係格局進行呈現,進而探究這一關係格局背後的深層內涵和形成機制(張清源等,2019)。

### 1.3 新話題的拓展:旅遊影響、旅遊主體研究

宗教與旅遊的關係是早期宗教旅遊研究的重要內容。學者多從功能、效用的角度解析其發展對地方經濟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對這一話題的探討更為豐富,從宏觀轉向微觀,且研究話題從單一的旅遊經濟影響轉向多元的旅遊對宗教社區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方面。研究主要涉及旅遊對宗教旅遊地的影響和旅遊對宗教儀式、節慶的影響兩大方面。在旅遊對宗教旅遊地的影響方面,多關注旅遊業給本地居民帶來正負效應,如經濟收益、基礎設施、個人收入、生活水準等方面的提升,以及利益衝突

等負面效應(潘立軍等,2009)。近年來,也有學者關注旅遊對宗教儀式影響的過程,如郭文等(2018)基於空間生產的視角,指出旅遊介入後,傳統儀式實踐和現代性進行了協商,傳統政治治理形式遭到消解,並出現結構性張力,資本帶動日常空間更迭,並使地方空間發生轉向。

在旅遊影響研究話題下,宗教社區居民(包括社區居民和社區宗教人士)對旅遊發展的態度備受關注,主要涉及社區居民對旅遊影響的感知、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具體而言,一些學者基於人口學特徵對社區居民對旅遊影響感知和態度的差異進行比較(張俊英等,2012);還有學者從宗教人士的滿意度層面,運用理論篩選、因數分析等方法構建了宗教文化遺產旅遊地宗教人士的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和關鍵影響因素(陳焯等,2015)。此外,少數學者注意到佛教認識論作為中國佛教旅遊的關鍵變數,是導致中國僧人和西方宗教人士在對待宗教旅遊方面出現態度差異的根本原因(甘露等,2016)。

此外,遊客在宗教場所的活動也受到諸多關注。在對西藏的藏傳佛教旅遊地分析中不難發現,已有研究話題涉及遊客類型、動機、行為特徵、體驗等。研究動向是從對漢族旅遊者出遊的精神動機和遊客類型的劃分(周厚強等,2017),轉向旅遊者和朝聖者的類型學細分及其不同群體的旅遊體驗(謝彥君等,2020;崔慶明等,2014)。例如,謝彥君等(2020)按宗教信仰程度的不同,把旅遊者群體和朝聖者群體進一步分為休閒愉悅旅遊者、泛宗教信仰旅遊者、權宜型朝聖者、苦行型朝聖者等四個亞群體,並對各亞群體的旅行目的、體驗深度、特徵進行

剖析;其次,對漢傳佛教旅遊地遊客群體的研究,也轉向新話題的探討,如景區氛圍與遊客感知、宗教旅遊中的幸福感等(崔霄,2019;黃克己,2013)。

#### 1.4 新視角的引介:跨學科概念和理論對話

縱觀近十年宗教旅遊研究動態,學者們從宗教學、旅遊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現象學等跨學科理論視角展開的研究為宗教旅遊提供了新概念和新思路,拓展了現有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在宗教旅遊的可持續發展上,與經濟學、心理學理論等跨學科理論展開對話,如學者們從包容性增長理論視角構建宗教文化旅遊資源開發理論體系(李湘豫,2013);從心理學的“環境知覺”和“認知-情感-行為”理論視角構建理論模型,針對不同市場的宗教旅遊專案,提出具有針對性的管理建議(張瓊銳,2019)。在宗教和旅遊的關係方面,從消費社會學、旅遊學的角度展開論證並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如王子銘(2016)從消費主義視角,探討“燒香”這一傳統民俗活動是如何在消費主義的文化影響下發生異變,以及背後所影射的宗教旅遊與消費主義文化的內在邏輯關係;蔣婷等(2019)從參與者體驗角度,擱置了因組織者差異導致的概念爭論,重新界定禪修旅遊的概念,為在不同國家及社會背景下準確理解禪修旅遊的內涵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旅遊影響方面,旅遊地的宗教文化變遷是旅遊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核心話題。已有研究較多關注旅遊發展中宗教節慶、儀式的變遷,而對旅遊地未被舞臺化的當地居民日常

化的宗教實踐關注尤顯不足。但是也有少數學者與宗教社會學“生活宗教”的概念展開對話,在旅遊語境中重新界定其內涵,進而剖析旅遊發展對社區居民生活宗教實踐的影響及其應對策略(李毓等,2018)。在旅遊主體的感知和體驗方面,跨學科視角為其提供了新思路。從人類學的“禁忌”概念入手,孫佼佼等(2020)通過質性分析,對旅遊中的藏文化禁令進行維度劃分,建構遊客本真性體驗由禁而魅的具身模型,與具身性理論展開對話;從地理學的地方理論視角,高豔等(2016)以郎木寺為調研區域,從意象熱點及空間網路結構著手,構建不同群體所感知的空間結構和關注熱點。這種方法打破了傳統認知地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多群體所在空間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1.5 跨學科方法的應用:統計學、地理學和計算科學的交叉

從研究方法來看,早期的宗教旅遊研究方法較為單一。近十多年來,學者注意到宗教研究方法單一,以定性研究為主。此後,定量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如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AHP)對宗教文化旅遊資源的定性和定量評價(蔡朝雙,2011;邱茂慧,2016);基於遊客動機的探索性因數分析和聚類分析,對中國宗教文化旅遊市場進行細分(羅紀寧等,2015);對遊客類型、旅遊景點空間分佈的時間序列分析(邱茂慧,2016);運用IPA即“重要性與滿意度評價分析方法”構建宗教景區發展的優劣矩陣圖和重點改進區域(常亞楠,2014);借助共現分析法和社會網路分析法,構建群體感

知意象的空間結構等(高豔等,2016)。此外,還有研究運用了回歸分析、內容分析法,地理學的 Arc GIS、最鄰近指數、地理集中指數、洛倫茨曲線、核密度等方法,體現出跨學科交叉、混合的方法論特點。

## 2 中西對比視角下宗教旅遊的研究趨向

通過歸納整理國內宗教旅遊文獻,不難發現,目前研究視角不斷豐富,研究方法不斷完善,研究內容不斷拓展,從宗教旅遊資源開發和評價、宗教旅遊的內涵、宗教與旅遊的關係、宗教旅遊可持續發展、宗教生態旅遊等傳統話題逐漸延伸到宗教旅遊主體的感知、態度和體驗研究、旅遊對宗教的影響等方面。

### 2.1 宗教旅遊的內涵和關係:從清晰到模糊的概念邊界

長期以來,宗教旅遊的概念尚未達到共識。相較於以往從宗教性角度作為衡量標準,對宗教旅遊和其他形式的旅遊進行區分和界定的研究路徑相比,目前學界對宗教概念界定上呈現出寬泛化的趨勢。一方面,將宗教旅遊理解為文化旅遊的一部分。如 Abdelazim 和 Alajloni (2016) 指出了節日在不同背景下的多重作用,無論是宗教性的還是非宗教性的,宗教似乎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場所/事件/景點/實踐構成文化和遺產事件、資源和景點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從精神性的角度,拓展了宗教旅遊的外延內涵,將黑色旅遊等納入範疇( Abdelazim& Alajloni,2016)。西方社會語境下,由於朝聖這個詞越來越多地被遊客和學者用於更廣

泛和更世俗的語境中,朝聖和旅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

在對宗教和旅遊關係的理解上,西方學者將宗教和旅遊之間的交集置於三個維度上進行考量:一是空間方法,探討朝聖者和遊客是如何以不同的行為佔據同一空間的;二是歷史方法,分析宗教形式的旅行和旅遊之間的關係;三是文化方法,探討朝聖和旅遊作為後現代世界的現代實踐。一方面,作為完全或部分由宗教原因驅動的旅遊(傳統觀點),另一方面,將旅遊視為當代精神之旅(Amador, et al., 2018)。整體而言,研究從注重歷史、空間的傳統方法逐漸轉向對現代朝聖的文化多樣性的關注。

### 2.2 旅遊對宗教的影響:宗教實踐的再物質化

旅遊對宗教的影響是旅遊影響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包括旅遊對宗教旅遊地的影響、旅遊對宗教節慶儀式的影響、宗教人士和宗教社區居民對旅遊的感知和態度等三大核心話題。通過對比發現,國內外研究的共性表現為:其一,多數研究關注舞臺化和商品化的地方儀式展演,而對未被舞臺化的日常儀式活動及其原始信仰層面缺少相應的關照。其二,研究多聚焦於宗教景觀的資源開發利用、宗教景觀和旅遊的關係,以及宗教建築的旅遊類型、規模、功能等,而對旅遊發展中宗教儀式物品、朝拜物的變化和宗教食物等方面關注不足。研究區別在於:相較於國內研究關注本地居民對旅遊影響感知和態度,國外研究更為全面的探討了宗教人士和宗教社區居民對旅遊的感知和態度。但是,也存在對非西方語境下其他宗教人士

對旅遊的感知和態度方面的研究欠缺,對宗教社區中不同群體的旅遊感知和態度的差異性分析缺乏比較(李毓等,2019)。

在中國旅遊特殊語境下,宗教旅遊還被嵌入民族旅遊等其他形式的旅遊活動中。在民族旅遊場域中,宗教是社區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成為遊客凝視的核心吸引物。然而,目前研究往往聚焦於以宗教資源為核心的宗教旅遊,著眼於宗教信仰的維度,對宗教社區居民日常生活中微觀層面的宗教實踐維度關注不足,這不能有效地解釋民族地區日益複雜的旅遊發展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亟需拓展已有的研究分析框架和維度(李毓等,2018)。對此,國內少數學者嘗試從本土案例出發,引入宗教社會學“生活宗教”的概念,將旅遊和宗教研究從物質和精神對立、身心二元的傳統研究路徑轉換到關注宗教的物質性的層面,拓展了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範疇(李毓,2021)。可見,物質性對宗教和聖地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對人們產生了內在的、深刻的力量,以各種方式促成,而不是掩蓋精神接觸。宗教旅遊的再物質化為宗教旅遊影響研究開闢了新方向。

### 2.3 宗教旅遊動機和供需關係:從建構到複雜

宗教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人們出行旅遊的主要動機,並被認為是最古老的非經濟原因的旅行。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共性在於將宗教作為決定宗教旅行和體驗的建構性力量來看待。國外多數學者的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為主。研究內容涉及遊客對特定宗教的旅遊需求和動機、宗教旅遊動機的影響

因素、遊客的宗教旅遊動機程度等(Bideci & Albayrak,2016)。其中,值得一提的是Terzidou,et al.(2018)的研究另闢蹊徑,提出最好將宗教旅遊的動機理解為是新興的,並作為一系列個人在現場和人們日常生活中與神聖事物的接觸而存在,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也就是說,雖然聖地是宗教的焦點,但它們對信徒的意義並不總是固定的,主要取決於個人的特殊需要、過去的表現和預期的結果。這一思路對於我們理解宗教旅遊中的供需關係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例如,宗教旅遊地可以加強地方的形象,為它們注入意義和想像力,並影響訪問的動機,從而提升聖地的訪問量和影響力。

此外,還有一些西方學者注意到技術在宗教旅遊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使用技術記錄和繪製世界遺產地圖,包括宗教、服務技術管道和基於技術的多媒體用具等已融入宗教旅遊(Lakshmi & Ganesan,2010)。進一步研究需要探索尖端技術與古老宗教習俗的供需結合,以確保兩者相得益彰。

### 2.4 宗教旅遊體驗:具身性話語重塑

西方學者對宗教旅遊體驗的研究,發軔於對宗教與旅遊關係的探討,主要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現象學的跨學科理論視角開展研究,如世俗朝聖、原真性、精神性、具身性、物質性等。MacCannell 作為旅遊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其核心觀點有二:第一,現代旅遊是一種世俗朝聖的觀點。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通常將旅遊等同於宗教,認為旅遊功能性和符號性等同於其他人們用於修飾和給生活賦予意義的體系。第二,旅遊體驗是對現代生活之煩惱的一種積極反應,是現代人為

克服這些問題而追求的一種“真實性”經歷 (MacCannell,1973)。

Graburn(2004)在 MacCannell (1973)的“旅遊是一種世俗朝聖”的觀點基礎上,發展了旅遊作為一種世俗的儀式觀點。他認為旅遊作為個人通過儀式與個人的生活相連通,通常是一種精神意義或精力恢復的來源。正如 Vukonic(1996)所言,精神性是人們生存的主觀部分,如同傳統宗教中的客觀的信仰,是人自身之外在更高的存在。在此認識論基礎上,宗教旅遊還被拓展到精神旅遊的層面。如 Willson, et al.(2013)分析了個體遊客旅遊體驗的“精神性”概念,為研究宗教或非宗教的個體的旅遊意義提供了研究框架。然而,後現代主義視角對整體主義、二元論的抵制,促使學者們開始質疑現代旅遊是否具有 Graburn 所說的“類似朝聖或宗教的儀式意義”和“神聖時空模式”,認為 Graburn 的旅遊儀式論是一種認知的簡化論,將旅遊變成精神的表現,而忽略了旅遊中的行為層面(Nash,1984)。

20 世紀 90 年代西方學者們開始將“具身理論”引入旅遊研究,反思了旅遊研究中身體的缺席,主張通過身體媒介來感知周圍世界。研究者們從感官、性別、身份認同、身體與情境的互動、身體障礙等視角分析旅遊者的體驗(吳俊等,2018),並從情感、感覺上追溯宗教、物質和遊客身體之間的具身性關係,形成較新的視角和觀點。例如, Terzidou (2020)利用希臘蒂諾斯聖島的宗教遊客的具身性和多感官表演的豐富人種學資料,呼籲“再物質化”宗教,認為身體與自然及其組成部分的接觸將象徵性的思想轉化為情感和感覺,物質性對宗教和聖地具有決定性

的作用。通過對比發現,國內研究多從實證角度對西方理論進行校驗和對話,如崔慶明等(2014)通過西藏旅遊體驗的定性研究,指出西藏的旅遊體驗與其說是宗教朝聖,毋寧說是一種世俗的朝聖。國內的旅遊體驗研究重視旅遊者的主觀體驗,少有研究強調旅遊體驗中的身體。僅有少數學者從本土文化視角與具身性理論展開對話探討旅遊體驗中的具身性障礙。總體而言,目前有關旅遊體驗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是對宗教旅遊體驗的研究卻較為匱乏,在宗教旅遊和原真性、具身性、物質性、流動性的理論對話方面,還有進一步的探討空間。

### 3 研究結論與啟示

#### 3.1 研究結論

宗教旅遊研究是在旅遊業高速發展的背景下,由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和旅遊學等跨學科學者共同推進的。國內研究注重宗教旅遊的經濟效用和價值,探討宗教旅遊資源開發和評價、宗教旅遊可持續發展。近十年來,西方相對成熟的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和學術成果的引入對宗教旅遊研究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中國宗教旅遊研究話題更加多元化。從中西研究對比的視角看,目前宗教旅遊研究呈現出新的研究趨向:一是宗教旅遊概念邊界的寬泛化,以及對兩者關係的文化多樣性的關注;二是宗教旅遊影響研究宗教實踐“再物質化”趨勢;三是宗教旅遊動機和供需關係研究的方法論從建構性向動態性、複雜性轉變;四是宗教旅遊體驗研究中對具身性話語的重塑;五是研究方法上,呈現出宏觀向微

觀、定性向定量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趨勢。

總體而言,相較於西方研究,中國的宗教旅遊文獻在數量上和理論對話等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國內研究者應當有更強的學科自信和自覺,結合中國情境進行本土化的嘗試,深入探討宗教旅遊發展中的各種社會文化問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本土化研究,讓中國經驗推進世界理論體系的發展,形成優勢互補,為世界宗教旅遊研究做出更大貢獻。

### 3.2 宗教旅遊研究對澳門旅遊業發展的啟示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下,文旅融合成為澳門旅遊發展的未來方向。如何對澳門的文化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利用是社會各界關注的共同話題。澳門的生活宗教內涵豐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這裡成了著名的宗教聖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巴哈伊教是澳門主要的幾種外來宗教,此外還有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民間宗教等。既有時令年節、龍舟、天后、觀音、哪吒、關帝、媽祖廟等中式文化表徵,也有西式的天主教堂、彌撒、聖誕、花地瑪聖像巡遊等西方文化元素。每年都有來自香港、臺灣、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地的信徒前來澳門的媽祖廟朝聖。悠久的宗教歷史為澳門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眾多教堂、廟宇在這裡相得益彰。豐富的宗教人文景觀已成為澳門旅遊業賴以發展的重要資源。宗教旅遊中所宣導的多元性、流動性、具身性、物質性、情感等視角對於澳門旅遊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博物館、展覽館等公共空間的流

動,可以考慮更多人群的需求,以創造更好的旅遊體驗和文化交流。在宗教旅遊體驗的遊徑路線設計上,可以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建設的路線上增設宗教文化遺產遊徑。華人文化、葡萄牙文化、土生葡人文化的相互交織,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構成了澳門混融共生的生活宗教形式。從地方多元性的角度看,我們應將澳門的生活宗教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最大程度地再現“歷史面貌”,重塑其結構和美學價值,給當地人、遊客一定的歸屬感或者“地方感”,體現地方的多樣性文化特徵,避免同質化、單一化的文化表徵形式,即不追求同質化發展,而要著眼於“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第二,從物質性的角度看,認識到物品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教會當局和旅遊公司可以從一個共同的空間規劃中受益。例如,聖像前過量的儀式祭品是一種挑釁,會造成不安,從而獲得與機構預期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因此,管理者應當考慮到信徒的感受,最大限度地發揮物品的作用,使人們獲得強烈的宗教體驗,從而維繫和增進宗教旅遊景點形象。

第三,從具身性的角度看,具身觀最初源於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和梅洛龐蒂所提出的“身體-主體論”的哲學思想,強調人類所有的心智,包括體驗、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情緒等等都是通過身體來實現的。其理論核心為身體對人類心理過程具有本質性的影響,人類行為是身體與客觀世界互動的結果。旅遊體驗從單純的視覺凝視轉向多感官及身體本身(Matheson, et al., 2014)。其可借鑒之處在於,對澳門精神旅遊的氛圍

營造,不僅考慮到教堂、廟宇等視覺旅遊形象,還應該注重觸覺、聽覺等各方面感覺的營造,以及情感、記憶和文化認同的喚起。旅遊者在旅遊過程中的自我實現、認知提升、身份認同等方面的意義獲取和深層體驗,通過世俗朝聖增進教育、深層情感開發等多維度的功能。

最後,宗教旅遊需要重點針對旅客的“精神需求”。英國作家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中描述人的追求:“你是長途跋涉的香客,在尋找一座也許根本就不存在的廟宇”。當我們看到藏民對神山的朝拜,看見每年去麥加朝聖的信徒,他們的追求不就是現實中不存在,但在心中存在的廟宇嗎?現代人對精神追求的需要,也深刻的體現在宗教旅遊層面。宗教旅遊不僅促使人們心生敬畏,也激發了人們對生活的信仰和美好生活的渴望,體現了反世俗化和精神性的主張。Cacioppo, et al.(2001)指出:情感在我們的一生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們實際上以愉悅或不愉悅的品質豐富我們所有的清醒時刻,“情感引導、豐富我們的生活,使生活變得崇高;它們為日常生活提供了意義”。可見,宗教旅遊產品的體驗或情感品質對於市場上的差異優勢變得越來越重要(曾忠祿,2022)。因此,在地方精神意義創造過程中情感維度是未來澳門宗教旅遊產品設計更新的重要方向。

### 參 考 文 獻

- [1] Abdelazim, T. S. & Alajloni, A. A. (2016). Towards developing a model to assess the experience of visitors of the Janadriah festival, Saudi Ara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Cities*, 2(1),45-76.
- [2] Amador Durán-Sánchez, José Álvarez-García, & María de la Cruz del Río-Rama, et al. (2018). 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 Bibliometric overview. *Religions*, 9(9), 249.
- [3] Bideci, B & Albayrak, T. (2016). Motivations of the Russian and German tourists visiting pilgrimage site of Saint Nicholas Church.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18, 10 - 13.
- [4] Graburn, N. H. (2004). Secular ritual: 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 In Gmelch S. B. (Ed.). *Tourists and tourism: A reader*. Long Grove, IL: Waveland, 23-34.
- [5] Lakshmi, R. & Ganesan, P. (2010). Does self-service technology impact destination image and customer delight? *Worldwid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mes*, 2(5),520-538.
- [6] Matheson, Rimmer C. M., & Tinsley, R. (2014). Spiritual attitudes and visitor motivations at the beltane fire festival, edinburgh. *Tourism Management*, 44,16-33.
- [7] Mac Cannell. (1973).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589-603.
- [8] Nash, D. (1984). The ritualization of tourism: Comment on graburn'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1(3), 503-522.
- [9] Rashid, A. (2017). Religious tourism -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sights*, 1(2),150-167.
- [10] Stausberg, M. (2011). *Religion and tourism: Crossroads, destinations and encounters*. Routledge.
- [11] Terzidou, M., Scarles, C., & Saunders, Mark N. K. (2018). The complexities of religious tourism motivations: Sacred places, vows and visio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70,54-65.
- [12] Terzidou, M. (2020). Re-materialising the religious tourism experience: A post-human perspectiv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83: 102924.

- [13] Turner, V. & Turner, E. (1978).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4] Vukonic, B. (1996). *Tourism and religion*. Pergamon, Oxford (U.K.).
- [15] Willson, G. B, McIntosh, A. J., & Zahra, A. L. (2013). *Tourism and spirituality: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2, 150-168.
- [16] 保繼剛, 陳雲梅. 宗教旅遊開發研究——以廣東南華寺為例. *熱帶地理*, 1996, 16(1): 89-96.
- [17] 陳傳康, 徐君亮. 陸豐縣的海濱資源開發層次結構. *熱帶地理*, 1986(3): 222-231.
- [18] 陳榮富, 周敏慧. 進一步發展我國現代宗教文化旅遊事業. *江西社會科學*, 2001(1): 217-219.
- [19] 陳焯, 程雲燕, 文冬妮. 漢傳佛教文化遺產旅遊地利益相關者協調機制研究——以廣西桂平西山為例. *廣西民族研究*, 2015(6): 155-164.
- [20] 陳焯, 程雲燕, 文冬妮. 漢傳佛教文化遺產旅遊地僧人滿意度研究——以廣西桂平西山為例. *青海民族研究*, 2015, 26(4): 48-54.
- [21] 崔慶明, 徐紅罡, 楊楊. 世俗的朝聖: 西藏旅遊體驗研究. *旅遊學刊*, 2014, 29(2): 110-117.
- [22] 崔霄. 佛教旅遊地旅遊者幸福感研究——以香山普門禪寺為例. *旅遊縱覽(下半月)*, 2019(20): 13-15.
- [23] 蔡朝雙. 模糊綜合評價法在宗教文化旅遊資源評價中的應用. *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 2011(3): 96-99, 111.
- [24] 常亞楠, 李悅錚, 江海旭. 宗教旅遊目的地遊客滿意度實證研究——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五臺山為例. *雲南地理環境研究*, 2014, 26(3): 25-31.
- [25] 高豔, 趙振斌. 宗教旅遊地多群體感知空間結構——基於地方理論的解析. *浙江大學學報(理學版)*, 2016, 43(2): 211-219.
- [26] 高科. 現代性、世俗化與宗教旅遊. *廣西民族研究*, 2014(2): 166-171.
- [27] 高科, 余晶晶. 近二十年中國宗教旅遊研究述評.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1(3): 59-65.
- [28] 郭文, 楊桂華. 民族旅遊村寨儀式實踐演變中神聖空間的生產——對翁丁侏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觀察. *旅遊學刊*, 2018, 33(5): 92-103.
- [29] 甘露, 陳娜, 劉麗君. 佛教僧侶視野中的遊客、旅遊和旅遊業. *旅遊學刊*, 2016, 31(5): 55-63.
- [30] 黃克已. 宗教旅遊景區氛圍對遊客感知價值的影響研究. 碩士論文. 浙江大學, 2013.
- [31] 蔣婷, 張朝枝. 世俗與神聖的交集: 禪修旅遊體驗的核心. *旅遊論壇*, 2019, 12(2): 14-19.
- [32] 羅贊敏, 先巴, 唐仲霞. 近十年國內宗教旅遊研究綜述. *資源開發與市場*, 2018, 34(6): 850-854.
- [33] 李湘豫, 梁留科. 基於 GIS 分析的河南佛教塔寺文化旅遊地域分異研究. *經濟地理*, 2012(12): 176-181.
- [34] 李毓. 民俗旅遊與地方文化重構.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1.
- [35] 李毓, 孫九霞. 旅遊對宗教的影響研究新進展: 宗教物質、儀式和旅遊感知. *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 2019, 11(5): 144-150.
- [36] 李毓, 孫九霞. 旅遊發展對傣族社區居民生活宗教實踐的影響. *社會科學家*, 2018(3): 91-98.
- [37] 李湘豫. 基於包容性增長理論的河南宗教文化旅遊資源開發研究. 碩士論文. 河南大學, 2013.
- [39] 羅紀甯, 趙宇飛. 基於旅遊動機的中國宗教文化旅遊市場細分研究. *管理學報*, 2015, 12(8): 1118-1123.
- [40] 毛姆. 月亮與六便士. 徐淳剛, 譯.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
- [41] 明世法. 社會學視角下的宗教旅遊開發與共贏理路. *雲南社會科學*. 2008(6): 88-92.
- [42] 潘立軍, 劉喜梅. 宗教旅遊地居民旅遊感知影響因素研究——以南嶽為例. *安徽農業科學*, 2009, 37(32): 16038-16041, 16057.
- [43] 邱茂慧. 基於 AHP 方法的廣州市宗教旅遊層次分析. *時代農機*, 2016, 43(5): 87-88, 101.
- [44] 孫九霞. 澳門宗教文化的獨特性研究.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4): 36-39.
- [45] 孫九霞, 羅意林. 旅遊人類學的中國經驗與理論發展. *青海民族研究*, 2022, 33(1): 11-19.
- [46] 孫佼佼, 謝彥君. “塔布空間”: 一種宗教遺產地的體驗營造與文化保護機制——以西藏若干寺廟及其宗教文化景觀為例. *旅遊學刊*,

- 2020,35(11):90-100.
- [47] 唐柳,李豔娜,楊柳松.符號學理論下西藏精神旅遊開發研究——基於旅遊資源精神性活化的視角.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0(1):13-22,153.
- [48] 武兵兵.宗教文化旅遊資源的模糊綜合評價——以嵩山地區為例.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36(3):22-26.
- [49] 謝彥君,衛銀棟,賈一諾,等.西藏宗教朝聖旅遊場中的邊緣人現象及其邊緣性體驗.旅遊學刊,2020,35(6):50-65.
- [50] 許曉光.試論宗教與旅遊的密切關係.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6):110-112.
- [51] 餘汝藝,梁留科,朱國興,等.從宗教景區上市透視宗教文化資本化.旅遊學刊,2014,29(5):51-57.
- [52] 于佳,謝彥君,衛銀棟.禁忌的張力——西藏宗教旅遊場中具身體驗的心理動力機制分析.旅遊學刊,2022:1-17.
- [53] 王子銘.消費主義視角下的“燒高香”現象與宗教旅遊的異變.管理觀察,2016(10):124-127.
- [54] 王緯,曹愉.國內外宗教旅遊對比研究.經濟研究導刊,2012,(27):199-200,273.
- [55] 吳俊,唐代劍.旅遊體驗研究的新視角:具身理論.旅遊學刊,2018,33(1):118-125.
- [56] 朱利濤,蘇惠敏,張萍,等.青海省宗教場所旅遊資源的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研究.浙江大學學報(理學版),2018,45(5):625-633.
- [57] 張清源,陸林.宗教旅遊地利益相關者權力—利益關係格局與形成機制——以九華山為例.旅遊學刊,2019,34(9):15-29.
- [58] 張曉萍,張超旋,李春梅.民族宗教旅遊資源開發與利用的人類學思考——以雲南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9,30(1):196-200.
- [59] 張俊英,馬耀峰.宗教旅遊地居民對旅遊效應的感知態度實證研究——以塔爾寺景區為例.乾旱區資源與環境,2012,26(10):190-194.
- [60] 張瓊銳.宗教旅遊地文化氛圍對遊客旅遊涉入的影響研究.碩士論文.北京林業大學,2019.
- [61] 周厚強,李立華,何長娟.宗教旅遊者出遊的精神動機和遊客分類研究——以西藏神湖拉姆拉措為例.乾旱區資源與環境,2017,31(1):198-202.
- [62] 曾忠祿.商業情報的新方向:針對“意義創造”的情報服務.情報理論與實踐,2022,45(3):6-11.